

查得大明律內開凡犯罪被極刑之家同居親屬人等
並不得入充內侍今嚴世蕃犯該悖逆處斬則其子皆
屬逆流合行吏兵二部通將嚴世蕃諸男見在兩京文
武職官者盡行查革為民發回原籍不許在官潛住為
奸嚴嵩原係內閣輔臣未奉明旨奉究理合恭聽聖斷
奏奉聖旨這逆情你每既會問的確嚴世蕃羅龍文即
便會官決了盜用官銀財貨家產着各該巡按御史嚴
拘的親兒男盡數追沒入官送部不許親識人等侵賈
受寄違者即便拿問嚴嵩畏子欺君大負恩眷并伊孫
見任文武職官的都削籍為民有司拘管當差餘黨逆
邪盡行逐治毋致遺患其餘俱依擬行

內閣袁燁致仕以吏部尚書嚴詢禮部尚書李春芳吏部
侍郎董份入內閣辦事○董份奉削籍去

袁燁陰受嚴世蕃金三萬兩董份受世蕃金二萬兩袁
燁病甚尚勉力入內欲為世蕃圖維上即令出着致仕
去董份兼令家僕攬商綱利科臣論罷
逮戶部主事海瑞下詔獄

海瑞廣東瓊州人由舉人歷官教職知縣陞戶部主事
承委管祿米倉抗疏上言陛下初年刻除積弊然與
天下更始高議文章遂成烈女帝能推其仁怒之性師
用愛人三代以後皆稱賢君陛下則鏡桷木又安念
之而去謁長生可得一意安儉竭民膏腹後興土木



七餘年不視朝政。法統雖矣。行推廢事。例各罷。盡免
二王不相見。人以為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
人以為薄於君臣。樂西死而不返。人以為薄於夫婦。天
下吏貪將。親民不聊生。水旱靡時。盜賊滋熾。十餘年來。
極矣。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乃使修等相率進者
天機。大業相率未修建宮室。則工部極力經營。其香
市珠則戶部差乘四出陛下美為之而請臣諛之無
人為陛下言者夫文既以未長生然光輝照下歷
澤唐有在至令傳存者陛下師事使文而使文已死彼
既不能保其身。陛下何獨神其術乎。上覽之怒甚。抵
於地。已復取再讀之。為感動嘆息。留中數月。餘會上。

有疾。煩憊。遂批下錦衣衛拿問。衛具謗訕供由。奏行法
司。從重擬罪。司郎比擬子罵父律。呈堂。該尚書黃光昇
看得風聞言事。官論劾臣工可也。若諫諍主上。惟應
隨時隨事。實陳可否。替其否者。獻其可者而已。若積集
傳聞十數年。影響往事。加以祖任鄙野。借韻隱戲之詞。
徒欲歷數多過。以張其事。豈諫君之道哉。司馬遷作封
禪書。備述武帝神仙鬼竈方士之事。王允深以為病。王
文穆監受寶錢。具言真宗崇奉宮廟祥雲芝鶴之詳。遂
為信史之累。况瑞併其舊事。多無稽據。但其詞雖狂妄。
而意原非故為謗訕也。乃參奏海瑞。本以海外迂儒。原
不知朝廷之事體。兼之舉人內轉。又未識人臣之職守。



徒幕史有直諫之臣而事拾傳聞語犯狂顛是豈諫君之體本喜古有忠臣之名而棄已官守越彼言責亦豈盡忠之道夫務諛諛者即不得有直名希直名者必不敢爲諛諛所據海瑞前疏賣直沽名則或有之若其諛主訕上則非所敢也合無查照該司原擬牢固監候惟復別有定奪上亦知其非故諛諛也部疏仍留中不下瑞亦繫獄未釋後至穆宗登極始釋瑞擢大理丞陞江南巡撫歷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謚忠介

釋禮科給事中沈東千錦承衛欽

先是總兵周尚文等請卹典以寬不能行驗勘滿格不與沈東謂卹典禮科事也周尚文清苦家士身兼數節

有必建錫者也嚴著標額廷上典爲市貨之資上駭諭執爲反謂東市私票首逮東督法司議發該刑部都察院只議東奏事不寬納時職滿票廷杖四十給錦和徽半固監看凡繫衛獄二十餘年時刻未有了其妻爲機一秀至張家灣則東已就獄免妻不歸貧病艱辛妻亦誓必靡他竭力供饌滿既罷相其節奏夫受上批法司知道該州訓尚書黃光昇議覆東論劾滿高今以罪罷原非無據虛欬其妻奏詞情出激切况監候年久委應亟請發落但沈東見監錦衣衛本部未敢擅議合無伏候明旨將東調發本部查議奏請或將其奏詞抄發錦衣衛行令徑自查明奏請定奪上以彰聖明保全忠



直之仁下以伸言官積久沉抑之寃上英明不欲恩威下移御批不准至是內批沈東放了後歷陞至通政又吏部先選通參嵩欲以所私聶靜爲之吏尚李默不用靜擬以工部員外胡朝臣上請得旨嵩銜之令工科給事中曹禾等追劾朝臣在工部時管造盛甲弓箭不如法逮送法司問罪奉旨降調河東運副去說嵩怒未已復令工科給事中李用敬等誣劾賊私再逮送法司謂其素受局匠銀兩間擬監守自盜永遠充軍監追一十五年嵩罷歸朝臣乃檄奏該刑部尚書黃光昇查議朝臣即使實受局匠銀兩不過官受財耳原非監守自盜也况實不曾受賊先已奉旨調外任矣嵩欲終洩其忿

法司曲承其意委爲冤枉奏奉聖旨釋其永茂刑籍去說

丙寅四十五年內閣嚴訥致仕以吏部尚書郭朴禮部尚書高拱入內閣辦事○冬上不豫

上以保養聖躬精意脩玄嘗命監察御史王大任姜儉四方訪聞能脩玄者王大任於陝西湖廣諸省招致外之士能合內養諸藥王金等姜儉於江西廣東諸省只訪得能通符法者復命王大任儉俱授翰林侍講儉不自安乞還詔大任仍在朝不爲翰林所薦上雖脩玄西內然權綱總攬朝政肅然九卿庶屬奉公循法罔敢諂慢中官餼是無或干百司事者上常黎明就寢及已即



與夜分至五鼓徹樂享壽。覽經四五行下而裁。夫精誠
 悉當其兩。復寤輪滿然天緒然也。自王大任以方士王
 金等進。乃獻長生等藥。其品詭秘。不可辨知。當非秘
 本草所載。大較以強健陽力為主。性極燥熱。上試服之
 遂大發疾。中外憂懼。不知所為。

十二月十有四日。上崩於乾清宮。

上疾大漸。命內侍奉駕還乾清宮。下遺詔曰。朕以宗人
 入繼大統。獲奉宗廟。四十五年。深惟享國長久。累朝未
 有。乃茲弗起。夫復何憾。但念朕遠奉列聖之憲法。近承
 皇考之身教。一念悖情。本惟敬天。勸民是務。祇緣多病
 過求長生。遂致奸人乘機。詭譎禱祈。日昇土木。廣興郊

廟之祀。不親朝講之儀。久廢陵寢。成寢亦廢。祀必適資。

天啓朕衷。方蓋駭駭。而遂嬰疾。補過無由。每一追思。
 惟增愧恨。善惡成美。端仗後賢。皇子裕王。

仁孝天

植。睿智風成。宜上遵祖訓。下順羣情。卽皇帝位。勉脩令
 德。勿過毀像。喪禮依舊。制以日易月。二十七日。釋服。祭
 用素饗。毋禁民間音樂嫁娶。宗室親郡王。潛解爲重。不
 可擅離封域。各處總督鎮巡三司官。地方做難。不許擅
 去職守。聞喪之日。各止於本處。朝夕哭臨三日。進香。差

官代行。衛所府州縣并土官。並免進香。郊社等禮。及朕
 附壙。祔享各稽祖宗舊典。斟酌改正。卽卽位至今。建
 得罪諸臣存者。各用死者。卽卽見監者。卽先釋放。復職



方士人等查照情罪各正刑章。肅醜工作探賈等項不
經勞民。其事皆停止於戲。士以縉志。述事。善。為。孝
臣。以將順。馬。救。兩。盡。為。忠。尚。體。至。懷。用。錢。未。命。詔。告。中
外。咸。使。聞。知。詔。下。文武。羣。臣。六。軍。萬。民。無。不。感。泣。追。思
四。十。五。年。恩。澤。浸。漬。中。外。肅。清。有。不。哀。痛。慘。怛。者。無。人
心。者。也。

皇子裕王卽皇帝位○逮方士王金陶傲申世文劉文彬
高守中陶世恩下詔獄

今上登極詔曰惟我祖宗聖聖相承至治鴻敷超越千
古暨我皇考大行皇帝以經文緯武之德建安內攘外
之勳增光先朝垂庇後世方幸未賴遠爾上賓特屢惡

凡之言屬以神器之重朕執紼在疚本不忍聞而文武
羣臣下及耆老軍民合詞勸進至於再三辭拒弗獲乃
遵遺詔以是月二十六日祇告天地宗廟社稷卽皇帝
位以明年爲隆慶元年仰惟末命之昭垂深望繼述之
兼善倪焉自省豈所能勝然而先志不可不成聖訓不
敢不奉是用推類以盡義通變以宜時期行舊恩適新
弘化○詔開方士人等遵奉遺詔查照情罪各正刑章
王金陶傲申世文劉文彬高守中陶世恩妄進藥物致
損聖躬着錦衣衛拿送法司從重究問時承行郎中閻
凝王金等庸醫故用藥殺人罪斬該刑部尚書黃光昇
看得太醫院官乃是庸醫此等方外之士非醫者也况



天子天下之主，豈敢以人字擬之。古者方士，誣稱採藥求仙，欺罔無實，尚皆伏誅。此等妄進藥物，致損聖躬，豈但採藥求仙，誣罔無實者比。伏讀聖躬致損之文，若以坐以尋常斬罪，何以慰人上痛傷皇考之心。下雪臣民君父之靈，之念。諒考之春秋，許買，但不嘗藥，怕書款君，則此等妄進藥物，致損聖躬者，謂非紙君可乎。款君無律，殺父有條，乃比子殺父律，坐以極刑。上請奉欽依監候處決。

十二月釋戶部主事海瑞于獄。○吏部奏先朝建言執事諸臣如樊深、丘稱、楊思忠、尹相、魏良弼、李用敬、陳瓚、吳時來、周怡、沈東、顧存仁、趙就、張選、袁世榮、何惟楨、趙錦、張登、高黃正色、方新、張橫、凌備、申仲、王時舉、馮恩、徐學詩、周見、張彬、董傳策、劉世德、唐振、母德純、周希旦等，凡三十三人，宜遵遺詔錄用。報可。是日俱還原官，以次推用。

穆宗莊皇帝

丁卯隆慶元年春，以吏部左侍郎陳以勤、禮部右侍郎張居正入閣參贊機務。既而以勤上謹始十事。

一曰定志，二曰保位，三曰畏天，四曰法祖，五曰愛民，六曰崇儉，七曰攬權，八曰用人，九曰接下，十曰聽言。上嘉納之。○刑科給事中胡應嘉等疏請躬決庶政，從之。○吏部言諸臣中以建言死者，其等有三十，戮死者為一等，應復官贈產，加諭祭。若楊繼盛、郭希顏、沈鍊、楊允繩、凡



四人其次廷杖死者應復官贈廢若楊最王恩薛宇鑽
何光裕裴紹張原浦鉞曾鼎葉經周天佑伍瑜臧應奎
殷承叙凡十三人又次繫獄戍邊斥死喘下者應復職
贈官若唐賈李璋豐熙楊慎楊慎元正羅洪先徐文
戊辰二年內閣徐階致仕

有給事中張齊彈劾徐階先事世宗皇帝修玄拜醮等
事上以先帝修玄保養聖躬齊階爲飲福錫民階大臣
不容不竭誠輔相乃溫旨留階切責齊降調外任繼
時聖明處分已正階以大臣被論自當引咎求退明旨
既定則階亦當復出任事矣乃吏部尚書楊博復疏劾
齊保留階任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至以接交商賄劾

齊則諫官而有賍議卽不容不下法司評問虛實矣然
朝廷遂有朋黨之疑階再疏休奉許致仕刑部尚書毛
檉竟坐齊得受邊商賄銀千餘引劄譴戍監候追賍發
遺論者謂徐階當國之時編佐世宗英明掃前相嚴
嵩婪弊遺絕中外奔競穢習仕路復清紀綱復振一時
世道休明之會士君子始深原其在直委曲之誠無庸
過論可也然其贊玄拜醮雖與王旦受金珠爲天書之
事迥不相侔若以責備賢相全德論之則階亦自引咎
不辭者也安見論宰相者便當以無據賄賂擬譴戍
處之也階本不賴奏保而亦不欲已甚言官恐聞旨歸
部院諸公乃叠疏甚齊而法司復甚其罪反涉阿諛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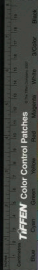
復之跡則夫朝廷朋黨之長亦理勢所必然也倘嘗思
之講疏無益於國及使朝廷失一賢相惜哉惜哉

監察御史詹仰庇論中官廷杖刑籍

庇由廣東番禺知縣召試雲南道監察御史先題爲乞
納忠言罷採辦以崇聖德以紓國計事臣惟人君一心
攻之者衆苟非聰明聖智鮮有不爲玩好所惑者然貴
乎悟之早而止之亟也昔仲虺戒湯曰不邇聲色不殖
貨利召公戒武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夫湯武非不明
聖也而仲虺召公猶以不邇不殖不殖喪德喪志戒之惟湯
武能受二臣之戒則益絕去玩好之私養其清明之德
以爲臣民之主至今禘心若夫昏庸之君侈心一生

不可遏雖有忠臣進戒拒而弗納由茲恣意縱欲財耗
民窮欲其保宗社於無疆之休也難矣切見前者勅下
戶部買辦珠珠寶石旋即報罷大小臣工無不仰頌聖
德謂侮之早而止之亟也邇來復有採辦之旨戶部不
敢違命廣用價值市之以進而臺諫文章論列臣疑其
必溫詞容納決意停止及接聖諭則曰內閣缺珍珠着
戶部買些來你如何這說姑不究夫陛下以天子之貴
四海之富玩好珠石所費無幾臺諫之臣似不當過計
以煩瀆天聽也然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臺諫汲汲不已
於言者亦以漸不可長故也今事既往言復不聽臣亦
當將順君德又何事於言哉臣竊謂臺諫未有論議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先陛下玩好之心不能自釋既經諫止之後陛下玩好之心遂當悔悟願乃不降旨罷免而反曰姑免究臣恐陛下玩好之心有漸臺諫之言聞闕由此羣小得以乘間投欲四方因以遠索貢獻其弊將有不可勝言者也臣聞珍珠寶石多藏於中貴之家因陛下索之愈急則彼擡價愈高珍珠數兩費金數千寶石一顆值銀數十以有用之國費買無用之玩物果何益哉况今南北多事之秋正國家用財之際兩廣缺餉疏請再四當事者尚存根本之慮不敢多與而一欲珠石遂無惜萬金之費是何視土地人民之賤而珠石之貴也災異荐至男化女形天之所以警陛下者章章明矣更宜哀尚節儉

痛加脩省以答天心可也乃聞災異之類畧無做畏復有採辦之命欲其天意眷佑轉災爲祥不可得矣伏望陛下以湯武爲法大嘉臺諫之言明降停免之旨今之既買進者則已若買而未足者則悉罷之後或有玩好之物陳之以惑陛下之耳目者必嚴以斥之如此則心無不正身無不脩候之於昔猶能改之於今也上天儆戒之意可答臣民仰望之心可慰矣天下幸甚臣愚幸甚不勝慙慙罔知忌諱冒干天威無任激切悚懼之至等因奉聖旨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又題爲乞嚴究恣肆內臣以戒逸欲以端近習事臣惟損德害身之大莫過於逸欲而逸欲之漸每起於近習蓋人君深居九



重延接正人之時少親近便嬖之時多侈靡習成逸欲
易生至於損德害身則莫之知也是可不爲之戒哉臣
聞本月初五日夜內官監研製火藥發火延燒房屋十
餘間道路傳言謂製辦煙火進上臣聞之不勝驚駭夫
陛下躬行節儉四方仰頌阻抑寵幸中官斂迹臣固有
以知陛下不肯爲此也兩廣弗寧邊關報警災異叠見
餘哀未忘臣又有以知陛下不樂爲此也蓋由此輩細
人諂諛側媚諛巧奸邪思無以悅陛下之心志將欲緣
此以爲取寵之階慮無以娛陛下之耳目將欲假此以
爲求媚之漸而於君德有損君身有害彼何知焉况官
禁之地法當嚴防奈何以研火藥而焚燒房屋設或蔓

延殿宇將若之何縱恣無忌至於此極若不嚴行究治
則小人得肆其奸而侈靡之事皆抵隙而進矣伏望陛
下大奮乾剛敕尚儉德深惡逸欲之漸以端近習之風
乞將內官監失事人貪盡行查究而一切煙火燈棚悉
皆禁止則於聖德不爲無補聖身不爲無益也且正春
伊始萬象更新茲一舉動天下所由傾耳拭目者矣若
以上元之樂爲徵事煙火之舉爲細故不足以爲聖明
之累者是欺陛下而誤國家也再照每年正月十一日
起至十五日止京師東角門張設燈市繁華異常每燈
一架值銀數百中官富家誇財競買而遊觀喧嘩男女
混雜淫侈之俗莫此爲甚臣謂京師者四方之表率也

陛下既以節儉爲天下先而京師頗奢靡若此則四方相尚民困俗儉有由然矣仍乞勅下嚴衛禁革使天下知敦本崇實以成朴儉之風未必非國家之福也天下幸甚臣民幸甚不勝戰慄恐懼之至等因奉聖旨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又題爲被瀝忠悃乞加慰問中官以全聖德事臣本草業荷蒙先帝作養發身科策叨任民社無益尺寸伏蒙陛下簡拔擢臣臺職荷國厚恩覬無補報前以二疏干冒天威自分貶斥幸而聖恩浩蕩俯賜寬宥臣雖粉骨碎身未足冒報竊謂臣居言官有見輒言無非忠君愛國之誠或者又以聖君明時不宜多言又謂言官所言宜中機會外此皆爲無益臣謂此

言未必皆非但負聖君負明時則非臣所以倦倦報國之忠也今不敢一一煩瀆聖聽竊舉事之最大有關聖德者爲皇上陳之嘗謂天子之有后猶天之有地也天子理陽教后理陰教所以立天下之極爲萬世之經也恭惟皇后殿下先帝所錫以配陛下以正位中宮者也陛下宜遵先帝之命篤宮闈之好以爲宗廟社稷之主以爲四方家人之則可也切聞皇后殿下舉動端莊有拂聖心向已多年去歲聖駕謁陵皇后隨行朝野權慶羣疑以釋近聞久出坤寧置諸別宮寢食起居不侍左右以致抑鬱成疾陛下畧無眷顧之意中外議論紛紛莫不垂涕萬一疾甚不起其如貽天下后世之譏何其



如爲聖德之累何伏望陛下遵先帝之命念宗社之事
及今請就正宮直侍晚事宮人奉以湯藥加以慰問則
皇后抑鬱之氣以紓而睿體亦因以和平矣臣每入朝
之際聞大小臣工莫不以此爲陛下懷憂但以事屬宮
禁不敢直言臣謂知而不言者欺也言而不盡者蔽也
欺與蔽臣子之罪雖死有餘辜也用是傾瀝心血冒犯
天威伏望俯賜鑒納臣死亦瞑目甘心矣等因奉聖旨
后侍朕多年無子又多病近有疾移居別宮以暢意樂
心或可疾退爾不曉宮中事多言姑免究○又題爲財
用十分缺乏乞賜清查欺冒以裨國計事臣惟理財者
經國之要務節用者爲治之大端財不理則綜覈無法

而無以開財之源用不節則侈靡無度而無以止財之
流皆非求安甯治之術也○天下財用日竭在在倉庫
空虛當事諸臣計無措處議下募工各陳所見以爲經
理之宜臣猥蒙任使職居言官恨無濟時之策惟懷竊
祿之愆每於奉命巡視監局庫藏不敢不悉心盡職以
負報稱謹以得於所見有裨財用者爲皇上陳之臣於
本年四月內查得內官監錢糧浩大租稅甚多其收納
關支漫無稽考委行大使李可華查報去后隨據本官
將本監各庫行厥作年例買辦關領物料總數造報到
臣臣仍批行再查房租地租年計所入若干從何支用
一併查明回報聞隨據內官監揭稱先帝時凡遇傳造



緊急細巧御覽器物，雇覓工匠攢造，及四時買辦進供，南方茉莉瑞香蘭草松桂等花木，俱是御前請出銀兩，本監量爲增漆，自隆慶元年新政以來，前項傳造器物，愈見精美，而四時進供花草果品之類，俱是本監委曲辦處，止靠屬廠，此須聊以濟急，所以不敢言者，別無他意，蓋爲節奉傳造，不係外傳，此內監所切於忌諱者也。如謂地租者，或云楊村寶坻二處爲言，蓋二處地方，乃九河下積，低窪汙泊所在，原非版籍民田，案查成化弘治年間，御馬監春夏收放馬疋，本監題准採打蘆葦，苫蓋皇木之用，每遇年豐收，之後量取些須，以爲搬運蘆葦之費，或云山西厥臺寺廠，睡租者，案查先朝將

本監在內年老內宮，不能供事者，出居外廠，各於本廠空閒餘地，自行耕種，以爲養老之需，日積月波，漸爲園圃，本監量取地租，輸之公堂，以備脩餉廠房之用，如謂房租者，案查隆慶元年九月內，該西瓦廠掌廠官呈稱，本廠低窪，街衢高峻，四面檢水灌注，呈乞及時脩理，該先任太監李芳建議，各官協力脩舉，添造圍房，每月量取房資，以供傳造圍牆，山添雇工匠役，買辦物料，所費不貲，不敢明蔽，如脩理宮後花藥欄，欽安殿，觀花殿，清望閣，玉芳軒等亭，慈寧宮花園，乾清宮擺設各樣南花，松竹樹株，及四時供進時鮮蔬菜果品，併脩理南城河，東金海亭軒，龍鳳船隻，鞦韆等項，及傳造寶雕，渾貼金

雲龍樹櫃龍箱擊臺香几等件及成造白玉石等盒俱係本監委曲措處而於戶工二部並無干預也等因到臣又據大使李可華申稱內開親請該監清查再三不肯開報但查得西瓦殿東西樓房共一百七間南北平房共三百九十間殿內房七十餘間房租多寡不等每月計約銀一百五十餘兩歲計一千八百餘兩灰廠一處內分三小廠每歲共租銀五十四兩糞廠每歲租銀五十兩此特舉其可查之一二耳至如在外楊村寶坻等處抽分清河猪房土城猪房律鹿房馬鞍山大石窩周口慈家坐琉璃局大石廠小石廠藍旋廠皇木廠共十四處則有地畝子粒抽分銀兩在京神木廠山西廠

鑄鐘廠臺基廠洋車廠稻田廠揪提廠通廟宅隆福寺琉璃窯墨窯北果園柳花園洗馬房河西花園外油漆作蜂窩東給殿共二十一處俱有房租地租月報內備用殿金殿廠外水窖廣通寺張鉞房西安門北小石廠海眼寺盧溝橋狼岱地亦有租銀本監該管房地廣闊錢糧甚大各處租銀數目難以細查前項地方猶報不盡節年徵收租銀本監隱匿不行開報及查先掌欽差巡視庫藏給事中龍光監察御史楊相題准自隆慶三年正月為始聽本科道着將該庫監廠積貯合干錢糧照依供用庫查刷事例務求明確數目戶工二部辦用商解一應大小錢糧俱要會同科道監收如有數目不



明隱匿參差等項從重叅治及今帶管大使逐項登記出入之數本監往來文移不行科道掛號私自收受少有隱漏叅差許本官具由申奪在卷等因到臣看得該監供應御用器物費雖浩繁然各庫閑領工部辦納具有年例定額而造成匠作又不係雇覓工資則供應有賴可免賠累之難據查隆慶元年本監開派工部物料照休嘉靖七年事例尚該銀一萬四千餘兩及太監李芳酌議裁減止用九千餘金在正派之中尚可節省則其無待於前項房廠稅租以為附益之需從可知也且西瓦廠店房係內府木石用在官匠作悉皆官錢湯村寶坻等處抽稅神木山西等廠地租原官官地其間雖

有曾經題准者本監遂緣此侵漁以為民害夫何以朝廷之土地視為已有濫收租稅充入私囊懼言官聲其欺冒之罪動輒委諸供進難支則是利歸於已而以過歸諸朝廷也如果類此租稅以補內府不足之風則皆公費也亦宜報入于官明白支銷獲得而議之何必隱匿不行開報而顧忌科道之稽查哉伏乞勅下戶工二部會同司禮監巡視科道將前項房廠在京者行五城兵馬在外者行順天府隨處查勘要見租稅若干仍拘本監弘文等科書手吳東儒史九思錢陽顧檉揚俊馮惠賀錫郝銳周聚范傑等質實報年收租稅作何支用及未盡報者逐一清查應革者議革毋滋之以靈國



病民應留者議留悉取解內庫公需應存多寡以濟本
監幫補之用者造報循環文冊存查仍令遮視科道掛
號監拔中間如有隱漏者容科道官查出參奏及照款
提一廠該監皆藉混占民業查得先年曾經撫按等官
耿隨卿等稔知民病代爲申奏已經該部覆奏欽依查
勘太監李芳捏詞妄瀆仍舊侵奪取煤射利各廠之中
惟此一廠爲害特甚誠盡國害民之尤者也仍乞勅下
該部節查題奏文卷及行勘事例嚴速催報或以本廠
原額存留其於混占小民山地盡數給還庶國計少紓
民困少息矣再照人君之奢儉四方係之以安危朝廷
之嗜好左右視之爲趨向甚矣不可不慎也臣竊觀該

監開稱成造圓盤山脩理官苑花欄龍鳳船報懸架傳
造金盞櫃白玉盆之類悉皆浮費冗用誠如該監所謂
未及外傳者也向者吊取戶部銀兩在廷諸臣將謂充
足內帑以備緩急今果如該監所云則是以有限之財
供無益之費臣不知其何取也蓋朝廷費出於無經則
小人覲覲以爲利用無一二而侵濫則十之七八矣如
成造圓盤山物料取諸各庫匠作役之在官其費無幾
其工可積而遂報萬有餘金卽一事之冒濫若此他可
知矣况當中外訕乏之時果能身親節儉以爲官闈法
裨內監諸臣凜然畏法奉公不敢効尤欺冒則內帑用
足何事取盈於邊輸而司國計者何至爲賣官鬻爵之



謀哉臣目擊時艱乃敢因事効忠少與有裨國用之萬一耳伏望陛下念邊餉措處之難嚴奉小靡濫之費服食器用惟以節儉為主如金櫃玉盆刻絲之類皆無益冗費也悉亟停止近侍之臣或以織造採辦玩好逢迎陛下者是好貪小人之徒也則屏斥而深罪之如此則正直者進而好尚日端節儉成習而國計日裕矣天下幸甚等因奉聖旨詹仰庇奏內乃敢再照人君之禮這斷悖逆屢次狂妄着錦衣衛拿來午門前着實打一百棍爲民不許黨護奏稜各監局科道官大使都華了只照舊行

始議夫賣妻律

時有夫賣妻者訟之刑部問擬賣休買休斷將其妻離異歸宗財禮入官大理寺少卿王諱評稱賣休買休之律只爲通姦者設若非因姦合從其賣應與買者照舊完聚刑部仍執夫賣妻者一向皆用賣休買休之律問擬如初王諱遂動氣上疏奏參刑部命下刑部會同都察院定議左都御史王廷謂民間男子既可賣人爲義男其妻豈有不可賣者遂議凡民因貧或有疾病不能相養俱聽賣妻疏入內閣李春芳稟旨允行仍增入律例論者謂男女之合天地之大義也天地可改易乎易稱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又曰從一而終太祖皇帝大明律令惟妻背夫在逆從夫嫁賣其餘諸有所犯罪



應問罪者與離異者應七出者與三不去者各有定律原無貧病聽其賣妻之法也審如廷之會議春芳之票旨則三綱五倫各廢其一尚書毛恒明刑弼教者也依違賣妻之議是以刑敗教矣豈非古今一大異哉

戶部尚書劉體乾罷

先是內降戶部取買真珠黃玉綠玉黃金等項尚書高瞻即時召商收買皆中官內藏之物以伴當爲商人齎送戶部倍索高價買入復出循環取利中貴大喜瞻六年考滿遂加太子太保腰玉科道論罷之及體乾爲尚書凡有取買真珠金玉之類每執持不行曾與疏按論財用詘乏請停取買疏至文思房中官不教令齊小吏

領回體乾仍令覈上中官毒毆其吏匍伏而出復將原本送與內閣李春芳令請體乾面諭不必上本體乾遂欲致仕請所取買仍執不行忽內降着閑住去
己巳三年正月少保吏部尚書楊博致仕

時御史部永劾奏總理屯鹽都御史龐尚鵬心術狡猾行事乖繆吏部尚書楊博議覆言尚鵬才堪策勵宜留用上曰近來吏部專事掩飾爲欺詐博乃自訟請解職遂令致仕去給事中嚴用和疏言博自筮仕迄今餘四十年跋扈中外民事邊情靡不諳練及晉銓衡秉公守正以忠國家今以題覆小誤輒令休致既非所以存大體亦非所以孚公議乞留之今展所長不聽



三月拾事中吳時來上保泰九劄報聞

上既免喪猶不親政吳時來上保泰九劄一曰致戒懼
言天命人心去留無常視朝宴息悉宜敬畏二曰端遊
幸皇上好遊何不名輔弼大臣講學議政歌詩寫字以
通下情而進諫言三曰戒嗜好聲色瑤玩最易溺人小
人借之以固寵人主以之而喪邦四曰發諭旨視朝御
政但一發言令臣子知所惕厲五曰習奏事祖宗於會
極門設寶座遇有章奏面陳批答今宜漸習以練政體
六曰嚴票旨自七月以來旨多舛謬皆云不經睿思不
由閣臣中外駭異宜專責輔臣或內批未備者聽輔臣
執奏七曰慎傳奉昨太和山奉旬日間六更明宜必有

舞文之徒假內批以行私者宜令一切傳奉皆補本履
奏以防奸僞八曰弘虛受臣下建議當有優容無違加
以適罰九曰禁誣捏小人欲害君子必誣以違抗指為
誹謗嘉靖末趙文華以殺李默胡膏以殺楊允繩杜泰
以殺馬從謙其在今日尤不可測乞痛革以安善良
召高拱以原官入閣參預機務兼掌吏部事○刑部尚書
毛愷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皆致仕

摠以廷論張齊逮問愷擬張齊謫戍為阿附徐階也日
凌侮之乃各致仕

詔廷杖尚寶司丞鄭履淳尋令削籍

履淳上疏陳時政言四方多故萬民失業燕雲遼代中

原之春也而鼙鼓一聞三關震動徐梁汴衛沃衍之地也而洪波蕩析四顧無煙荆襄秦洛形勝之區也強梗悉陵而嘯聚淅直閭廣財貨之數也奸宄剽殺而師勞宗藩之坐窘無議中澤之哀鳴尤慘物怪人妖天鳴地震彗星兩見於女尾日月繼食於元春天心人事種種可駭正微臣痛哭流涕之秋皇上卧薪嘗膽之日也夫救數赤子聖主之資若不及今定周家桑土之謀切虞廷困窮之懼則上天所以警勸海內者適已資他人矣今之最急莫如用賢陛下諒陰已三期矣曾召問一大臣面質一講官實納一諫士以共畫思慮預防之策乎竊慮高亢睽孤乾坤否隔忠言直折檻之罰信臣虛納

諄之攻姬姜違脫珥之規周召拂回舟之義回話屢獲趙普吳從補贖內批突出蘇轍何自封還善類失於振揚屬階啓乎關寺言凌宮府輟肆阻撻權在私門卒不可破迫其手握王龜口衝天憲風行勢協囊積黨成會使台輔具負九卿拱手元良慍悔於孤立百職靡首而奔命霜雖未水月已幾望前車不遠懲豈在明萬讓河洶皆謂羣小肆侮明良疎間未有若是可獲永安者伏願奮英斷以決大計勿爲小故所流弘府昔以任君子勿爲僻昵所惑以美色奇珍之玩保瘡痍以昭陽細物之勤和庶政以資夷爲開門勁敵以錢穀爲黎庶脂膏拔用陸樹聲石星之流納取版士僮翁大立等疏經史

經筵百民章奏必與所司面相可否庶萬幾之裁理漸
熟人才之邪正自知察變謹微回天開泰計無踰此者
疏入上以屬渾妄議朝廷懷奸生事命廷杖下刑部獄
削籍爲民

二月命設寶座如先朝故事中官私撤之○四月詔諭禮
部遵祖宗之制宮中設六尚以備內治選民間淑女十一
歲至十六歲者三百人○五月江南大水淮揚皆飢

時江以南霖雨三月不絕田禾漂溺所司以蠲賑請淮
揚亦大水奏發運司餘銀三萬兩欽開船料三萬八百
餘兩鹽院贖贖一萬八千六百餘兩河道二千三百兩
司府州縣賍贖二萬五千餘兩兼積貯勸借員數十五

萬石截漕三萬以賑之

大學士殷士儋上吏部戶部事宜疏

奏言懇望皇上仰法列聖俯採群言以通上下之情消
天下之變此之不圖雖條對叢委封章山積無裨實用
夫用人吏部職也考覈論薦聞見訪求臧否素定而不
敢擅用禁例資格非章疏所能達理財戶部職也出納
經常弊蠹源委動有成筭而因革掣肘非奏牘所能周
必宜名吏部令其面對凡實心任事輿論共推者無間
卑遠廢棄並許破格酌用宜召戶部令其面對凡沿襲
舊弊浮冗富華無問宮府織銀並許清查釐正更名輔
臣面賜商談比見吏部擬用石星竟以報罷戶部疏奏



太和香稅印獲譴訛是大臣所陳未徵天聽尚何以多言為哉報聞

六月山西巡撫靳學顏上理財疏○何起鳴上宗藩議
奏言周之鎬洛漢之兩都皆空名也而我朝兩都並建
官卒彙集坐席公筵一費也宋之宗室親疎有等散處
民間通名仕籍今則出城有禁入仕無階不農不商生
食常俸二費也天下之兵曰邊兵曰京兵曰留都兵曰
腹內衛所兵此四者坐食則同而緩急則異其目曰見
伍曰招募曰徵調曰清勾曰充發五者之中見伍招募
不可已也清勾充發按冊則可觀責效則無實徵調以
資糧守而虛彼實此徒費猶送山東義舉諸省民壯原

非祖制今乃供勾攝掃除之役請徵其餉以資邊儲而
京兵之不可汰者亦請責以輪番戍守之法又大行鑄
錢之法以通融於五穀之外重積貯之令以益虛於豐
歉之間庶其恒足乎何起鳴論宗藩禮部覆議國初
親郡王將軍四十九人女九人永樂中增封四十一人
女二十八人而祿入已損於初矣迨至今日玉牒四萬
五千一百一十五人而見存者二萬八千四百五十二
人歲費米八百六十餘萬倍於漕糧四百萬矣宗室既
困於衣食而民力不可以加徵欲令親王分祿以恤宗
則刻削已盡不可復裁欲令各宗自育其子姓則子姓
日蕃後必不贖欲將分封數多之城分散各城使不妨



民生計然所分之城何獨無民欲弛出城之禁士農工商俾各自營生業而強暴之禁給於租訓謀臣盈庭而莫決計部踟躕而興嗟也久矣安得君相同心造勝熟議破拘擊之格而盡復周宋之法乎

庚午四年春正月己巳朔日食不受朝賀○二月令大學士趙貞吉兼掌都察院事○兵部尚書霍冀罷

先是大學士趙貞吉言我朝內外衛兵分隸五府乃高皇帝定太平之計俾免強臣握兵之害意至深遠今祖制大壞特設戎政府鑄印而授之營時事危矣請收其印歸之內府有事則領劄掛印事完則繳劄納印庶大阿之柄上得而持賤入今會議冀乃上疏言貞吉深

監獲輟建議更制以收兵權不為無見但今京營之總之為三大營以統其綱分之為三十小營以理其目兵柄不偏于一將軍法不專於一人有合操有分操有春秋閱視之操有歲終考覈之操此正所當欽承無替者諸臣多謂京兵訓練不在管制更張而在將佐得人操練如法是皆探本之論至謂大將不宜專設戎政不當有印則防微杜漸議亦可行冀議營制既與貞吉不合會給事中楊鎔論冀條為貞吉鄉人冀疑貞吉嫉之乃各上疏辨上不悅皆冀令開住而慰諭貞吉

三月諭加造段疋尋罷之

時尚衣監傳旨令南京加造段疋十萬部科執奏宜令



所司亟進原造之數，即宮用不乏，民困亦蘇。上命加派者，惟御用三分之一，餘悉准歲造之數，不必加。

復以郭乾爲兵部尚書，掌吏部事。

時大學士高拱因言：儲養本兵大臣，自司屬始，但比則薦遼宣大等處，而南則閩廣等處，風土旣殊，事體亦異。本兵處分止馮奏報，別無證據，宜於數處之人各擇其有才力知兵事者，多則二人，少則一人，使爲本兵司屬。彼生於其地，身家之慮旣無，不周至於山川險易，將領賢否，士馬強弱，與夫奏報虛實功罪真偽，皆所熟知，可一同而得諳，如議行者爲令。

夏四月，京師地震。

京師固有地震之變，詔釋尚寶司丞鄭履淳及內官李芳等于獄，刑科給事中舒化等以熟審屆期，請釋繫獄鄭履淳、李芳等三十五人。時度死者已六人，而餒殍者居半，詔釋爲民。芳等四人充南京淨軍，餘繫如故。

御史劾陞議選將才

上疏言：請行各公侯伯應襲之子，與已襲而年三十以上者，俱赴京營提督，教以騎射韜略，并遴選中式武舉及武學官生之穎出者，相與淬勵之。歲終，巡視科道官察其有異等者，送部籍記，以需將才之選。上從其議。

五月，外補科道官，而以部屬改補之。詔廷杖戶科給事中李已，繫獄待訊，削給事中陳吾德籍。

時已與吾德疏陳節用因劾奏太監崔敏傳買年例金寶并授紛紜請行停止上不允乃復上言陛下登極詔書停止採買調除加派海內款若更生比者左右近習干請紛紜買玉買珠傳帖屢下人情洶洶咸謂詔書不信無所適從臣惟邊方年例奏發無時畿省饑荒求濟不已可計之臣計苦無出奈何以一玩好之故而費數十萬之資若不及今杜漸竊恐將來效尤轉相欺蔽不至空人之國不已也上大怒謂已沽名犯上廷杖一百刑部尚候照吾德爲民

大學士高拱議重邊方有司○都御史葛守禮疏議土兵納上疏言邊方有司實兼牧民禦虜之責宜擇年力精

強才氣超邁者除補或查治有成績兼通武事者調用以三年爲率課最者比內地加等陞遷或不次擢用不職者降三級別用或罷斥治罪夫旣開功名之路以飲之於先又嚴降罰之條以繩之於後庶乎修職者多邊方有賴矣上令加意擇人悉如議行守禮言國初制虜內恃雄關外懸重鎮肇然天府之固也自大寧內徙京師遂露左肩所恃者朵顏三衛爲我藩籬而夷情漸異嚮道交通于是虜日窺邊登陴戍守遂無寧日始以倉猝至調陝西客兵謂旋練土兵卽當遣還今二十年矣土兵之練何在秦兵未遣而越兵復來山東義勇又以防秋至豈土兵皆不可用乎宜做唐土兵之制隨地



訓息以備戰守毋徒調學爲也章下所司

秋七月大學士陳以勤致仕

先是以勤疏陳六事上言臣因頃來多病乞骸骨疏但風以藩邸舊臣恩意至重不忍苟去願披忠獻議以補袞闕敢條爲六事一曰慎陞擢二曰酌久任三曰懲賍吏四曰廣用人五曰練民兵六曰重農教疏入上嘉納之因四疏乞致仕上溫言慰留而請歸益力上察其誠懇不得已許之加大子太師給郵傳夫廩如故事復賜勅獎令其子編修陳于陞送父還鄉

八月浙江湖州府山崩成湖

因部釋戶科給事中李巳于獄爲民刑科給事中舒化

等請釋李巳及內犯張恩等分別情罪重輕行誦旨令釋巳爲民恩等繫獄如故始法司意見等有內援欲借以脫巳及巳獨釋衆始翕然謂上仁明獨斷左右不得與也北安門直宿校負一屍棄門外兵馬指揮李承芳疑有奸使收訊之辭連內臣李陽春陽春乃先奏死者以生人入禁故令扶出而承芳酷利逼拶誣執非辜上遂釋校而罪承芳給事中舒化請下法司不聽

九月詔追治錦衣衛都督陸炳罪籍其家

御史張守約追論炳結納嚴世蕃竊弄威權捕惡流毒宜剗棺戮屍逮治其子釋姪緝家人陸佐籍其家旨令姑削其官追奪誥命子姪俱革職爲民家產贓物如數

籍入

虜酋黃台吉等入寇○黃河決

虜酋黃台吉等犯遼東大勝堡總兵王治玉及參將郎
得功死之 河決小河口自宿遷至徐州三百里皆淤
而拔反爲河時漕政太弛漕艘五月入淮八月入關十
月守凍故河水橫決漕艘逆流漂損至八百艘溺死漕
卒千餘人失米二十二萬六千六百餘石

大學士高拱請別論方士王金等罪

拱言金等自有當誅之罪不當以先帝殞於非命不得
正其終者罪之上命多官試實以聞刑部尚書爲守禮
乃會多官鞫于承天門外盡反金等獄詞吏科給事中

趙喬因上言法司爲天下持平昔則一主於入而不思

爲 先帝之地今則一主于出而曾不恤後世之議

陛下何賴哉宜更將金等重擬若以金等爲從又執爲
首必以陶仲文爲首今已死矣疏入報聞

十月虜酋俺答孫把漢那吉入邊總督王崇古留之俺答
執我叛人來獻增賜崇古爵秩諸臣還賞有差

把漢那吉首婦所鍾愛也以郵于俺酋挾其妻闖入邊

崇古曰此奇貨可居俺答卽急之因而爲市論以執送
叛人趙全等還我乃優遣以慰其抵牾之愛而制其命
其非急則我因而撫納如漢質子法使招其故部居近
塞俺酋老且死而黃台吉勢不能盡有其衆然後以居

者谷蠡秩置塞外其與黃台吉熾則兩利而俱存之弗
熾則以師助之炸以博興滅扶危之名而內收其九議
甚壯而廷臣譁然以爲不可俺酋婦恐我戕其孫日夜
沸脣俺酋亦日夜悔且念乃以款來而擁十萬衆壓境
崇古因諭以存恤恩而要其縛叛示信酋婦感且愧曰
漢乃肯全吾孫吾且嚙臂盟世服屬無或矣有于叛人
遂訂盟通貢市馬如約而諸酋亦貪漢財物願市俺答
於是執我叛人趙全等來獻崇古受獻遣使送歸那吉
上命奏告郊廟獻俘正法以虜款功加崇古少保兵部
尚書賜蟒衣白金世襲錦衣千戶

印考察科道官

先是高拱初相卽與徐階不合大理寺丞海瑞劾其用
齊康爲鷹犬而稱階休休有容給事中魏時亮王治歐
陽一敬鄭大經周世選等御史陳瓚周希旦張楨等交
章劾拱拱不自安遂引去既希旦又劾其腹心邢火卿
及再相特察科道將時亮一敬大經世選希旦楨掌職
瓚與周弘祖等降調有差及張居正罷相起用言官於
是余懋學等奏考察自有祖制嚮拱特察非制也而
希旦等曾彈劾顯是報復上命俱還原官

都察院掌院事大學士趙貞吉致仕

貞吉于會察日與拱去留異議不合吏科給事中韓楫
劾奏貞吉貞吉求去遂令致仕中外愕然



十一月金星晝見三日。○進禮部尚書殷士儋爲大學士。
十二月浙江礦盜作亂。時處州礦徒從昌化突入寧國池
州沿江剽掠。江南騷然。○以潘晟爲禮部尚書。張守直爲
戶部尚書。劉自強爲刑部尚書。

辛未五年春正月己丑。京師大風。揚塵四塞。

給事中宣東光請肅朝儀。時未奉。宣而舉朝譔笑以
爲迂。東光憤懣遂發狂疾。

二月百官謁見。皇太子於文華左門。

先是大學士李春芳言。東宮未出閣時。閣臣宜以朔望
次日行謁見禮。不惟臣等獲遂瞻仰之私。而東宮亦可
閑習禮儀。養成儲德。上許之。至是文武群臣及天下

朝觀官謁見於文華左門。

御史汪文輝疏陳治體四事。隨外補僉事。

文輝疏責言官。一觀望當戒。二紛更當戒。三苛刻當戒。
四護短當戒。末言大臣意見稍殊。嫌隙遂起。觀望者潛
察低昂。窺所向而攻所忌。勢無常勝。情亦隨更。叛服應
變于終朝。賢佞評更于月旦。或鄉黨故舊。意氣激成。致
傷國體。論人不先大節。乃拾其已往。搖其將來。陰私之
影響。言詞之疑似。形諸章奏。彼此相詬。人已兩失。總之
在秉政者。勿用希旨之人。夫希旨之人。果可終信而不
吾叛乎。安知不黨同伐異。陰設機械。以中傷善類乎。况
宰相不以揀時爲明。當以格心爲本。格心之要在去讒。

遠使賢者得行其志願陛下慎選言官申勅大臣以消朋比之私回淳厚之俗時高拱執政小人昔附徐階者皆反面獻諛下石於階故文輝特言之奏入不十日外補僉事以去言雖不用識者慮之

會試天下舉人命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張居又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事呂調陽為考試官取鄧以讚等四百人○詹太監陳洪弟都為錦衣千戶掌領衛司事科臣劾之不聽○議開膠萊河

初嘉靖中山東副使王獻請循元人海運遺跡于膠萊開闢河渠一道由淮安清河清江浦歷新闢海倉口以達天津道里甚近徑度不過千六百里又可以避海洋

之險業已從其議開鑿將畢會獻去官遂罷其役至是戶科給事中李貴和言比歲河決轉餉艱難請修轍道策開膠萊新河復河運以濟餉運上以事體重大遣工科給事中胡欝往視之河道都御史萬恭乃上言黃河自西而東淮自南而北會於清河口東南入海夏秋海潮既盛河復騰湧河不得入海逆流入淮淮不能敵故河道流而泥沙一擁遂成淤澱既淤則必衝踈土而決之矣今惟疏其下流捍其夾口水將自順毋煩多謀以滋勞費時因議開膠河恭行令山東郡邑試之云中有河道亦可漸濬而浮沙百里旋開旋塞其頑石粗礫不可鑿者五十里有奇徒勞費無成奚容更議既而檣

勘視還亦以為不便事遂寢

詔議北虜封貢

上御文華殿日講大學士李春芳面奏北虜封貢事宜
具言外示舊原內修守備之意上曰卿等既議允當其
即行之先是諸司條陳與王崇古議互有異同上以為
未當令部臣更議至是兵部尚書郭乾請如崇古議
辛巳日暈有珥白虹亘天左右戢氣俱蒼白色○詔起吏
部尚書楊博禮部尚書嘉祿○封虜酋俺答為順義王
時俺答款塞廷議封貢已決乃封俺酋為順義王諸虜
皆解縛受封比屬國而俺酋弟老把都駐牧上谷有五
子十萬騎強盛耻與俺答會盟上各諸節帥務以餌中

之飽其欲于是利漢財物從俺答上表通貢封其父
官有差老酋益驕時有所挾以要財貨無算老酋死其
子故誣為中國所鴆索賂乃已而少子滿五大者桀驁
叵測盡有其父鐵騎時時近塞為患將帥竭力啖之匪
不以聞

夏四月浙江杭州府果樹生桃○戊午京師大雨雹○五
月中極殿大學士李春芳致仕

時春芳位居高拱上與拱不合言者峻擊不休乃五上
疏乞罷許之

六月辛卯朔京師地震者三○乙卯雷震圓丘廣利門鳴
吻碎之○秋七月命陝西織造羊絨



陝西織造羊絨計三萬二千二百四十四匹計價七十五萬兩巡按御史乞寢之不聽

詔令學倉驛速官得選本省

高拱上言國家用人不得官于本土此惟有民社之責者則然耳若夫學倉驛通等官非有民社之責其官甚卑其家甚貧一授遠官或棄官而不能赴或去任而不能歸零丁萬狀其情可憫近例教官得授本省地方甚以為便乞視此為例從之

八月俺荅上表稱貢賜大紅蟒衣黃公口吉把都那吉寧賞賚有差

宣大總督王崇古疏陳北虜互市事竣馬市無擾加大

子太保及總副叅遊金幣有差俺荅既入貢邊防大弛軍餉皆入帥帑以哺虜間以遺京貴近邊卒餒瘵無復生理而板升生齒日蕃強梗無賴識者憂之

工部尚書朱衡疏議漕河

上言國家初制漕運悉資泉流自景泰以後由黃河入運奪漕為河由是河身寢廣淤沙歲積不得不藉黃河以行故今徐邳之漕河即黃河也往時河趨濟博則決曹單魚流而沽頭上下諸閘盡廢後趨邳遷則決野鴨岡口下壅泗而徐呂二洪頽濶今沛邑新河既成縱決曹魚可保無恙而茶城以南猶屬黃河非盡斥遠之無以善後乞將議者開漕口之說下諸臣熟計報可



九月兵部尚書郭乾致仕以譴論為兵部尚書○給事中
宋良佐議復遮洋總

良佐上言國初運糧率因元故自會通河成而海運始
罷然遮洋一總猶寓存羊之意至嘉靖末科臣胡應嘉
欲市恩桑梓諸軍建議罷廢而海運遺意無復有存焉
者今河變頻仍運道屢梗宜將遮洋一總盡行議復務
足原額以存海運遺意如該總隸北衛充北糧者令由
天津入洋抵薊州隸南諸衛充南糧者令由淮入洋抵
京道仍博訪國初並海諸衛所舊制使列障連屯彼此
相望卽河渠少梗而彼塞此通亦思患預防之策也部
議言遮洋一總先時徑渡天津海口不過八九十里今

欲涉海運餉事難造次乞先復遮洋一總而以良佐所
上事宜下曹司詳議以聞

詔以故禮部尚書薛瑄從祀孔子廟庭○十月河道潘季
馴請重盜決河防之罪

季馴疏言每歲河決之由河流衝射居十之四而居民
盜決則十之六皆以法輕易犯故也按問刑條例有故
決盜決河防之律在河南山東者俱問發充軍而南直
隸徐邳一帶罪止于徒請自今以後徐邳上下為河流
所經行處凡有貪水利避水患盜決故決者一如河南
山東例俱發充軍仍增入條例中議下刑部尚書劉自
強覆請從之



十一月大學士殷士儋致仕○庚午天鼓鳴○上有事于南郊禮科給事中蔡汝賢疏請攝養聖躬

汝賢言近因長至導駕竊窺聖容微減於前夫皇上一身關係甚大不可不慎今微陽初生正宜遏欲養靜之時願于官中澄心靜慮進御有常毋令溺志遊觀有虞毋令移情惟存覽曲說記諒以閱養此心親近斷傳公孤以維持此心自然欲寡無邪神凝體固宗社生靈之幸跪上報明

十二月詔行皇太子冠禮

上諭禮部言皇太子明春講讀先行冠禮擇日具儀以聞

壬申六年春正月戶部尚書張守直致仕以王國光為戶部尚書○刑部尚書劉自強致仕以王之誥為刑部尚書○叙遼左功加都督總兵李成梁太子太保高拱加柱國中極殿大學士張居正加太子太師俱廢子世襲錦衣千戶殷士儋加少保及在籍輔臣趙貞吉俱廢子中書舍人○命錄顏氏裔孫嗣慎襲五經博士

二月皇太子冠

上御皇極殿文武群臣入賀仍賀皇太子于文華左門召起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楊博加太子太師掌兵部事○遣內臣督織于蘄杭

命遣內臣督織造言官力諫不聽工部言蘄杭兵荒久



因不可再授卽遣內臣必擇忠謹安靜者以往上可之命擇要者以進且務安靜毋擾民

閏二月上御皇極門疾作還宮

御史蕭廉上言冊典屢行官掖太盛神氣太榮以致聖躬不安乞節欲以延壽命不報

癸酉赤風揚塵蔽天○安慶江卒作亂巡撫張佳胤平之先是以安慶府為江防要地設守備武臣督兵卒以備江盜後武弁多令僕犬冒餉更自為盜往往白晝殺人掠其財于是以城卒與江卒更番巡警江卒不得逞嘗懷忿恨及懷寧尉巡城撲其怠者則江卒遂奮臂起以挺擊尉指揮馬負圖因誅之曰擊尉法當死且大遲或

免乎乃誘張承祖調屯軍張志學發器械帥江卒百千人歃血盟于旗壽祠與守備楊遇春共縛尉及郡卒攻郡未得入巡撫張佳胤至遂誘執諸武備而誅其渠魁亂乃平佳胤因請設兵備于池州府上言應天徽寧池太安慶廣德地理遼曠崇山大江盜賊淵藪借以徽隸全衢道安隸九江道近如礮賊流劫徽池而浙兵不救安慶江卒作亂而該道固闕太平軍民呼籲入庶而僅以和解焉有地方四千里而無一憲司以鈴束之者乞於池州設兵備而罷二道之逼制者為便報可

三月皇太子出閣講學○山東左布政王宗沐議復海運宗沐聞給事中宋良佐議乃力主海運之說于是遷樞



督漕運副都御史提督軍務巡撫鳳陽等處因上疏言
國有漕運猶人身有血脈血脈通則人身康漕運通則
國計足我朝運河幾百六十年疏通無滯今茲黃河泛
溢數患漂流故科臣議復海運而縉紳之慮猥云風波
夫風波在海三尺童子知之然其利害則有辨矣古云
地不滿東南東南之海衆水所委渺茫無山則趨避靡
及近南水暖則蛟龍穴居故元人海運多警若起自太
倉嘉定而北自淮安而東引登萊以泊天津茲謂北海
中多島嶼可以避風蛟龍有往來而無窟穴又其地高
多山石舟至登萊因其曠達以取其速又且標記島嶼
以避其患則當今佐河運之缺計無便于此者然此猶

舉時宜而言者語全幾則其說有三一曰天下大勢二
曰都燕車勢三曰目前急勢夫風波係天數臣豈能料
其必無趨避占候使其不爽當不足以妨大計惟聖明
採擇因條陳海運七事詔議如宗泐言詔允行之
詔諭尚寶司丞劉奮庸外補

時奮庸條上五事言皇上即位以來六年矣海內非不
又安而災沴未息外夷非不成順而伏機可慮朝政若
饒而權柄漸移仕路若清而宿蠹如昔精神意氣漸不
逮初臣藩邸舊臣胡恩絨默謹條為五事以聞一曰保
安聖躬言乞凝神定慮忍性抑情毋逞旦夕之樂而輕
百年之慮毋以有限之體而當衆欲之攻則聖德日消



而聖壽益未二日總攬大權言先帝英明果斷恩威莫測臣下欲手莫敢弄權今政府之所擬議百司之所奉行人才之用舍國是之更張果出于宸斷乎協于公論乎卽輔導東宮乃閣臣之職而敢圖身使朝廷名器本穢世之具而敢以市恩先帝之世孰敢為此乞大查員乾綱獨觀萬化則上下莫測其機而政柄不至偏重三日慎乃儉德言歲費有經入不副出今內府取銀已數十萬求珍寶作蓋山鍊金羅王國計日虛所宜痛戒四日留心章奏言諸臣章奏或關君德或言朝政或詩人語或酌時事皆以劾忠匪有求挾乞當理者必廢狂直者姑起以來忠益五日起用忠直言卽位以來或以勤政

諛或以節用諛或以進賢退不肖諛非承望風旨而攻擊以洩憤非迎合權要而薦拔以樹恩皆本于忠直乃遭斥逐乞嘉其批鱗速用以盡其才疏上外補諫知興國州

大學士高拱乞罷不許

時給事中曹大埜論劾拱大不忠十事言前者聖體違和大小群工寢食不寧獨拱言笑自若且過姻家飲酒作樂不忠一也東宮出閣講讀當日侍左右乃欲三八日叩頭而出是不以事陛下者事東宮不忠二也自拱復用卽以復佞為事昔人直言拱罪如冬用賓數十人一切降黜不忠三也自拱掌吏部副使曹金以子女親



家起擢至刑部侍郎給事中韓楫以親愛門生超擢為右通政不忠四也科道朝廷耳目拱乃蔽塞言路戒論不許言大臣過失不忠五也科道多拱心腹凡拱罪惡隱諱不言知有拱而不知有陛下不忠六也昔嚴嵩止總關事今拱兼掌吏部用舍予奪皆在掌握擢重于嵩專權放恣不忠七也昔嚴嵩止于世蕃貪財納賄今拱親開賄賂之門受副使董文宋金六百而奉政河南受侍郎張四維金八百而取侍東宮賊跡太露不忠八也沈鍊劾嵩請發保安楊順路楷誣鍊殺之人人切齒乃受楮千金強辨脫楷不忠九也給事中吳時來昔在先朝抗疏論嵩所謂忠臣也拱以私恨借一小事黜之大

學士徐階受先帝顧命所謂元老也拱以私恨多方害之必欲置之死地不忠十也請如先帝處嵩故取侍賜罷黜上責大廷妄言命外調拱乞罷上慰留之時已不聽拱去而尚書楊博等連章乞留識者以為諷云

夏四月浙江黑青見

時杭州府黑霧中一物蜿蜒如車輪目光掣電水雷隨之屋瓦皆震林中鳥雀擊死無算

詔進禮部尚書高儀無文淵閣大學士入閣恭贊機務○詔復胡宗憲原官賜卹典

時給事中劉伯燮上言故三邊總督曾銑浙直總督胡宗憲皆立功之臣竟以罪死臣甚惜之銑恢復河套任



事過勇而謀或踈宗憲依憑權勢靡費軍餉與夫殺戮過慘不能無罪然當倭奴憑陵之際卒以討擒首惡海波遂寧此其功罪亦當相準銑既蒙贈廕而宗憲未獲昭雪則何以為邊臣之勲宜加少恤錄乃詔復宗憲官仍賜諭祭

五月工部尚書朱衡疏陳漕議

言防河如防虜守堤如守邊河南累被河患大為堤防今幸有數十年之安以防守嚴而備禦素也徐邳為糧運正道既多方以築之宜多方以守之因條上三議一議夫役言自徐州至小河口新築堤三百七十里設防守夫三千七百名二議鋪倉言三里建一鋪一鋪計屋三楹四鋪設一老人統率晝夜巡視三議定期言五月十五日上隄九月十五日下午隄願携妻子居住者聽蹕入得旨允行

龍目井化為酒○上不豫召輔臣入受顧命

二十五日巳酉上疾大漸

召大學士高拱張居正高儀至乾清宮受顧命拱等疾趨至宮上倚坐御榻中宮及皇貴妃咸在御榻邊東宮立于左拱等跪御榻下命宜頌命曰朕嗣祖宗大統方今六年偶得此病遽不能起有負先皇付託東宮幼小子朕今付之卿等宜慎心輔佐遵守祖制保國皇圖功在社稷萬世不弔拱等咸痛哭叩首而出蓋自孝廟顧託



三臣之後，僅再見云。

上崩於乾清宮，壽三十六。○六月，皇太子卽皇帝位。時年十餘，詔以明年為萬曆元年。○上大行皇帝尊諡曰：「大湖淵懿，寬仁顯文，光武純德，純孝莊皇帝，廟號穆宗。」

謹按：謚法布德執義曰秋，履正志和曰莊。

秋七月，加上孝懿皇后李氏尊諡曰孝懿貞惠順哲恭仁儻天襄聖莊皇后。○加上皇后陳氏曰仁聖皇太后，皇貴妃李氏曰慈聖皇太后。○九月，聖昭陵孝懿莊皇后附葬。上時年方十餘，主少國疑，中人皆思攘臂以示威，而張居正深中多智，恥居二高之下，思所以傾之。陰與司禮大璫馮保結為死生交，以圖高，而高乃慷慨直諫，以

天下為己任，懇官府違絕，詭秘莫測。昌言于朝曰：「老臣認膺托孤之命，社稷宗廟事重，不敢不竭股肱之力。今而後，凡內降命教，府部章奏，皆公聽並觀，博諮詳覈，遇有傳奉中旨，所司按法覆奏，而折衷于老臣，以復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之義，中人側目矣。而拱、璫馮保，內握機務，文閣兩宮專恣，不可卒制，乃與二次輔謀去保，以清宮禁居。正陽門下保令善為計，保遂燬中旨，以去拱。六月一日，昧爽，傳制皇后懿旨，皇貴妃令旨，皇帝聖旨，曰：「大行皇帝賓天，先一日，召內閣三臣御榻，同吾母子三人受遺命。東宮冲年，賴三先生竭忠輔佐，以安社稷。今大學士高拱攬權擅政，朝廷威福，輒敢自尊，不復知



有主上罔測其意欲何為吾母子驚懼不安高拱令以少師中極殿大學士即日出京回籍其諸大臣受國厚恩務竭忠報主不得附阿權臣度視幼君自今各宜洗心滌慮毋蹈此轍于是綴騎兵奮踉蹌迫逐一夕遽行橐篋奪攘無遺大臣去國蓋未聞狼籍至此者

高儀遺言曰天運一周事多符合正德初劉健謝遷與李東陽謀去劉瑾而東陽泄其謀于是劉謝去而李獨留今高拱與儀及居正謀去馮保而居正貳于保于是二高去而張擅國健拱皆河南人遷儀皆浙人李張皆湖廣人事之奇合如此

支大綸曰高拱當馮革之時居保衛之位開誠布公周

防曲處不可私黨不顧私家即古之社稷臣何以加乎不幸比之匪人反面旋噬狼狽出走資斧盡喪亦是悲矣而張居正以譴政典宗視高禍什倍其慘拱死而人為卿寬居正死而人思剝亦則忠邪之辨何嘗不明而禍福之幾亦安有莫忒哉然拱天姿剛愎持論多偏足已而不藉于眾任氣而不折于理抱朴忠而專政恃備才以蓋人易所謂亢龍有悔殆謂是乎

謹按史臣曰先時法令嚴具百官兢兢上乃寬仁大度然不經之祀罷無用之作竊非義之征絕無名之獻至如制節謹度好生成殺嘗食驢膾而其及卽位間以問左右左右請詔尤樞常供上曰若爾則光祿必日殺一



驢以充內膳吾不忍也歲時游娛行幸諸光祿供膳必
先期以請候上旨為豐約上嘗裁取最約者咸省尤祿
費以巨萬計其恭儉如此言事之官雖震怒然責讓後
嘗釋遣之留心造事憂形于色嘗廬大漠之長莫表來
王哨峒憑林之孽俛頰就縛師史稱鳴鐘清澗懸首北
闕未足以喻其烈也至若守祖宗之法無分更約東之
煩先諸賦之教為又安長治之計皆獨斷于宸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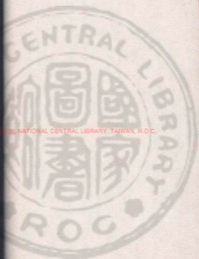
國未久規模弘遠矣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